

东走西看

陈喜儒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东 走 西 看

陈喜儒 著



昆 仑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走西看 / 陈喜儒著. - 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04

ISBN 7-80040-742-X

I. 东… II. 陈… III. 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1541 号

书 名 东走西看

作 者 陈喜儒

责任编辑 殷 实

装帧设计 十亩工作室

责任校对 刘晓京

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

电 话 66531659

E - 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 本 A5

字 数 414 千字

印 张 16.125

印 数 5000
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40-742-X/1·536

定 价 28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第一辑 外国作家零距离

- 2 / 孤独的穆尼尔
- 6 / 阿卜杜拉的笑声
- 9 / 酒鬼马立克
- 13 / 谢里帕和他的妻子
- 16 / 黑姑娘尤利沙
- 18 / 安纳德的名片
- 21 / 杜英英的中国情结
- 24 / 诗，应该走向人民
- 27 / 埃及作家哈姆鲁什
- 30 / 叙利亚作家阿里印象
- 33 / 怀念尾崎秀树
- 37 / 黑井千次的眼睛
- 42 / 秋山骏先生
- 47 / 入江曜子和婉容
- 50 / 藤泽的启示
- 52 / 洼岛诚一郎与画
- 56 / 酒吧里的怀念
- 60 / 文学与酒
- 63 / 又见水上勉
- 66 / 翻译家菱沼彬晃
- 69 / “歧视语言”的风波

- 73 / 骆明的期望
75 / 泰华作家司马攻
78 / 梦莉的梦
80 / “白令海”新解
82 / 怀念曾天
84 / 欢迎你们常来常住
87 / 考证窝窝头
90 / 敦煌月色

第二辑 日本短简

- 94 / 日本的文学讲座
97 / 书店与作家
100 / 日本作家的生态
103 / 小石川后乐园
105 / 碌山美术馆的红叶
108 / 无邻庵记
111 / 北野美术馆
114 / 武藏野的荞麦面
118 / 在东京种菜
121 / 听信
125 / 郭沫若故居的栗子
130 / 研究地铁
132 / 东京的酸菜粉
134 / 京都龙安寺
136 / 札幌的啤酒园
138 / 货比三家
140 / 生活用语
142 / 东京修鞋记

- 144 / 日本人的表情
146 / 冈田画郎
148 / 东京的天空
150 / 想念沙发
152 / 同学的学问
155 / 吃饭和送礼
157 / 东京的自行车
159 / 鸟谷的二胡
161 / 神秘的巨款
164 / 狗语和猫语
166 / 包袱皮
168 / 猴王换届
170 / 日本点心
173 / 绿色日本
175 / 吉野家的牛肉饭
177 / 寒行
180 / 露天澡堂
183 / 艺妓非“鸡”
186 / 卖烤白薯的老人
188 / 佐藤大姐
199 / 告别阿佐谷

第三辑 亚非漫步

- 204 / 贝鲁特观球
206 / 西亚买衣记
209 / 泰国的榴莲
211 / 高高的苹果树
213 / 访巴基斯坦文学院

216 / 埃及笔记

231 / 印度行色

238 / 缅甸二题

241 / 老挝纪事

256 / 感受越南

第四辑 中国作家速描

268 / 高洪波的嘴

270 / 黄一贴的巧克力

272 / 李贯通的脚

274 / 死海月影

276 / 在凄凉故事的背后

278 / 王肯老哥

281 / 话说邓友梅

287 / 不能忘却的记忆

297 / 冰心老人

306 / 巴金先生

第五辑 花鸟虫鱼

354 / 紫竹梅

356 / 小苍兰

358 / 花旗藤

360 / 水仙

363 / 军营里的花

366 / 土豆花

367 / 镰仓的冬牡丹

370 / 东京的花店

- 373 / 蝉鸣
375 / 麻雀
377 / 东京的鸟
379 / 东京的乌鸦成了精
381 / 东京的蚊蝇
383 / 蛭蛭也找伴
385 / 两只小乌龟
388 / 东京的狗
391 / 我家的小菜园
397 / 我与茶

第六辑 亲朋故友

- 402 / 王大娘
408 / 胖嫂和瘦嫂
413 / 陈营长一家
417 / 假话
422 / 沙卡娜桑
429 / “小日本”物语
447 / 哭二姐
459 / 大伯父的幸福爱情
474 / 董大架子
504 / 后 记

外国作家零距离

知恩，高恩，
一戴新知音，翻翻又集其衣。方開扇扇知音，翻翻有世，白如
裙生曲。愛慈那意曾離說又扣下，真天運覺開翻知音，時樂
。思恩音告，處遇都美，同節端端來，翻翻翻翻翻翻，出
曲“。要與士和音翻，人法的人個个是清”，高笑氣長曲已非
曲”。奈爾非矣翻舞，出翻矣，奈爾翻舞翻翻翻入”，翻翻其人翻
音即，人其之不喜我身莫難舞自中家音。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
。今个凡官翻文翻翻翻心与自出翻翻更
才兰里漢翻翻翻音，人有業夢的鼎鼎答大銀漢基巴星尔風翻。
而外舞不翻不翻史學文升翻里漢基巴喜人同的景，聖或高翻音出
世翻翻翻入翻去天，東有文翻亦已的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，翻入
。人字即靈可翻翻翻一县只中翻翻查翻以翻，翻
案音里漢基巴，意翻翻翻了區氏翻翻，上翻个限的京非院翻。
翻山向否坐翻音底，翻不翻笑，上翻翻翻翻翻翻翻及辛乘拍詩對
角翻翻音，跟下翻翻音，排对公什田人客同舞，和發田，翻翻無
翻翻不县料翻翻翻翻翻翻翻翻，翻翻要翻翻而，茶餅翻音，木象
。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

孤独的穆尼尔

2

尽管别人讨厌他，但我却喜欢他，甚至觉得他就是一首真诚朴实耐人寻味的诗。

他今年快 70 岁了，白发如银，背有点驼，鼻子很高，皮肤很白，身体魁伟，有点像欧洲人。尤其是那双眼睛，有时像鹰一样犀利，有时像顽童般天真，有时又充满智慧和慈爱。他走路时，步履稳健缓慢，头微微前倾，表情严肃，若有所思。

我与他开玩笑说：“你是个迷人的老人，颇有绅士风度。”他却认真地说：“人们都说我很漂亮，实际上，我确实很漂亮。”他的坦率和自信使我震惊。作家中自我感觉良好者不乏其人，但有勇气说出自己心里话的又能有几个？

穆尼尔是巴基斯坦大名鼎鼎的专业诗人，在印度和斯里兰卡也有很高声望，是任何人写巴基斯坦现代文学史都不能不提及的人物，但我读不懂他那厚厚的乌尔都文诗集，无法进入他诗的世界，所以他在我眼中只是一位孤傲可爱的老人。

初到北京的那个晚上，他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巴基斯坦作家代表团乘车从机场到饭店的路上，笑声不断，独有他坐在窗边默默无语，用餐时，我问客人用什么饮料，有的说可乐，有的说矿泉水，有的说茶，而他却要啤酒。我知道虔诚的穆斯林是不喝酒的，但他坚持要啤酒，也只好给他上。尽管其他人面有愠色，但

他却旁若无人，喝得津津有味。两瓶啤酒下肚，他面色红润，精神抖擞，紧闭的双唇像抹了润滑油，一张一合，妙语联珠。后来，他自己告诉我，他的诗名和酒名在巴基斯坦是人人皆知的。

在杭州的宴会上，上了一坛花雕，谁也没喝。他如鱼得水，自己喝了半坛。热情的主人看他喜欢，就把余下的半坛送给他。他乐得合不拢嘴，第二天告诉我说这葡萄酒真好。他把绍兴老酒当成了葡萄酒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喝的。

我搞不清他有多大酒量，有一天晚上，我给他送去4瓶啤酒，他说太少了，简直是骆驼嘴里的一粒沙子。的确是一粒沙子，不一会儿，全都瓶底朝天了。

他很穷，这是他自己说的。他生活的惟一来源是写诗和朗诵诗，出版诗集的稿费是无论如何也填不饱肚子的。幸好巴基斯坦是诗的国家，常有诗会，他去朗诵自己的新作，不但能赢得“哇一哇一哇”的赞美，还可以挣点钱养家糊口。

他带来了3册《穆尼尔全集》，装潢华丽，印刷精美，厚厚的，每册约500余页。他总是拿出来又放回去，犹犹豫豫，舍不得送人。他观察思考了好久，才决定送给三位乌尔都文学者。送书时，他很严肃，好像把自己心爱的儿子托人照看一样，满脸不放心。他告诉我，这本书出得不容易，是一个在沙特工作的朋友资助他1000美金，再加上他夫人的私房钱才出版的。到最后，连请人抄写前言的费用也付不起了。我说干吗不自己抄？他说乌尔都文的书籍，一般都是请写字漂亮的人抄写，然后照相制版。书出得艰难，所以他格外珍惜。

其实，他完全可以不受穷。在哈克执政时代，就有人劝他出来做官，他执意不干。他说，一个诗人，如果为了生活，迎合市俗，诗就会死亡，那比受穷还令人难过，所以我宁愿过穷苦日子也不去做官。

他与众人格格不入，像一只孤傲的老山羊，可能是牢骚太盛之故。他骂一个常驻北京的朋友，说他是势利眼，将军们来了，

不要酒他也送。他骂几个年轻的诗人，说他们出诗集时，叫我给写序，因为我的序就相当于出书证，但书出来后，他们就不理我了。我就像在一群狡猾的猴子中间生活，猴子一会儿就在我身上抓两把，我只能忍着，无可奈何。

只有谈起诗，他才有精神，仿佛进入了肃穆圣洁庄严的宫殿，不能有半点懈怠简慢。他说，诗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。只要人类这一理想不泯灭，就会有诗。因此我的诗充满了理想。有人曾问我，为什么你描写的寒冷肃杀的冬天会使人感到融融春意？我说，我描写严冬，心里想着春天；我描写丑恶，心里想着美好；我诅咒背叛，是为了歌颂忠诚。

他说，诗人应该惜墨如金。看一个诗人的成就，不看 he 出了多少本诗集，而是看他写了几首打动人心的好诗。没有一行脍炙人口的诗，就不能算作诗人。应景的诗，我从来不写，只有在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写出别人写不出来的东西时才落笔。他 19 岁开始写诗。成名作是一首题名为《秋雨》的短诗。从此他生活在诗的世界里。迄今已出版 10 本乌尔都文诗集，4 本旁遮普语诗集，很多作品被译成英文、印地文、孟加拉文、毕路滋语广泛流传。

巴基斯坦一位著名评论家说，穆尼尔是巴基斯坦发生激烈变革时期最优秀的诗人。在当代乌尔都语诗坛上，他是无以伦比的巨大存在。

我问他对目前巴基斯坦诗歌的看法，他说在费思拉、希德之后没有人能与我相提并论。我无法判断这位帕坦族的后裔对自己的评价是否精当准确，如果不是狂妄，而是事实，那么白发老人这种创作气势也令我钦佩。

我注意到同行的人几乎没有人喜欢他。他画了个怪圈，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窄的天地。他不理解别人，别人也不理解他。

在上海看马戏时，他把一支雪糕送给旁边的一个 3 岁的中国小男孩，那个小男孩随手把一只漂亮的塑料狗送给他。他很激

动，给那个孩子和他的母亲拍了好几张照片。他说他要把这只狗和这张照片放在写字台上，这是他心灵中的一束阳光和温暖。我说，你的周围其实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糟糕可怕，倘若能多一点理解，多一点爱，你充满理想的诗，会闪烁出更加迷人的光彩。

他愣愣地看着我，没有说话，可能不以为然吧？

载 1992 年 4 月 11 日《文艺报》

阿卜杜拉的笑声

6

他的个子真高。我与他说话，总得仰着头，否则只能面对他红色的领带，看不到他的表情。

他的小说也真长，厚厚的像块大砖头。在他访华之前，我读他的《悲哀世代》（上海译文社出，袁维学译），足足用了6天。小说从1913年次大陆分治前开始，一直写到1947年印度、巴基斯坦分治后，全景式地描写了一个动荡的激变的时代。巴基斯坦的文学评论家称他的作品是乌尔都语长篇小说的杰作，称他是“伟大的天才”、“非常敏感的艺术家的”。他曾荣获巴基斯坦文学的最高奖《阿德娅奖》。

但把他与我连结在一起的，不是他敏锐的艺术感觉，而是他丢东西的“天才”。

刚到北京的第一天，他就把房间的钥匙丢了。那钥匙丢得实在蹊跷。没有出饭店的大门，只去了一次餐厅，钥匙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报失后，饭店说没有备用钥匙，为了安全只能换锁，结果赔了150元。

他几乎天天丢东西。笔、照相机、烟斗、眼镜，随手一放，转身就忘。每次外出活动，我跟在他身后，总会有收获。见面的第一天，我就认定他是重点保护对象，时时注意他的“动向”。心想人家不远万里第一次到中国访问，虽然咱做不到高规格高礼

遇，但总要叫人家心里感到热乎，至少不要出娄子才好。结果事与愿违，在首都机场就损失惨重。

那天我们乘飞机去青岛。排队登机时不见他的踪影。同行的巴基斯坦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伊克巴尔先生急得直跺脚，跑去找他。当时我心里就打鼓，是不是又出事了？果然不出所料，他上厕所时把放在裤子后面口袋里的钱包丢了，来回跑了几次，满头大汗，也没找到。幸亏护照和国际机票在别人手里保存，否则麻烦就大了。

我把情况报告了有关方面，请帮助寻找，但我知道完璧归赵的希望极渺茫。他很沮丧，说这下子我变成了彻底的穷光蛋。我安慰他说破财免灾，但他只是摇头。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。于是我常去看他，与他散步聊天，希望冲淡他的烦恼，没想到不知不觉中，我们成了朋友。

阿卜杜拉·侯赛音，1934年生于一个小镇，毕业于旁遮普大学，在加拿大获得化工工程硕士学位，后移居英国。他是化工工程师，但化学只是他生存的手段，文学才是他的生命。

少年时代，他亲眼目睹了殖民主义者的高傲和野蛮，心中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。屈辱和仇恨萌发出反对殖民主义、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爱情的主题。

他出版了3部长篇小说，2部中篇小说，8本短篇小说集，其中不少作品被英、美、加拿大翻译出版或搬上银幕电视。他的成名作《悲哀世代》已被译成18种文字。

白天，他在化学公司搞化学分析，晚上，他坐在打字机前构思小说，解剖人生。如今他已经退休了，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，但他还不是纯粹的专业作家，因为在巴基斯坦单靠稿费是无法生活的，于是和朋友一起开办了刺绣厂。他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工厂的收益，其次是稿费。

他在西方国家生活了近30年，并且加入了英国国籍，每天阅读的是英法文出版物，耳边是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喧嚣，但他

却不受一点影响，依然走着自己的路。他崇拜的是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契诃夫……更为有趣的是，这些作家的作品，他读的都是英文版。

他本来想在英国安度晚年，还买了一座酒店，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祖国。他说：“我也说不清楚，为什么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，我的作品就没有活力。”

说到巴基斯坦的文学现状，他说现代人太浮躁，太急功近利，难有震撼世界的作品产生。文学毕竟不是变幻莫测的巴黎时装。诗歌本来是巴文坛的宠儿，但出版的仅占诗人创作的十分之一而已，中短篇小说的情况好些，处境最艰难的是长篇小说。作者不愿写，怕费时费力，读者没有耐心看，出版商也不愿出。全国每年能出版长篇 20 余部，但好的不多。

在他回国的前一夜，我们谈了很久，彼此都有些恋恋不舍。他告诉我他正在写第四部长篇《穷人》。他还说这次到中国来，丢了一个钱包，找到了一个朋友，值。说着，他伸出长长的手臂与我拥抱。我望着他的胡子说，你的胡子真漂亮，中间油黑，两侧雪白，对比鲜明，可以取个名字叫雪中送炭。他哈哈大笑说，可惜只能观赏，无法赠送。

我终于又听到了他爽朗的笑声。

载 1994 年 12 月 17 日《文艺报》

酒鬼马立克

马立克是B国诗人，个子不高脸色灰黑，惟有鼻子特殊——紫红。机场见面时，倒也斯文，握握手，寒暄几句，但身上隐隐有股酒气。B国禁酒，但我接触的B国作家诗人，嗜酒者甚多，大都是偷着喝。只有几位大腕级的文人，堂而皇之地喝，官员们也奈何他们不得。人真是怪，越是禁的东西，他就越来越劲。

B国作家团，人多，级别也高。部级文化官员就有四人，所以安排他们住在五星级饭店，并请饭店在大堂悬挂热烈欢迎的标语，以示郑重。当晚12点钟，我刚准备睡觉，宾馆大厅领班来电话说，一位外宾在大厅里游荡了两个小时，可能喝多了，不知是不是您带的团。我来到大堂，看见一个穿长袍、光着脚的人，坐在光洁如镜的地上，眯着眼，耷拉着头，呈瘟鸡状。走近一看，果然是马立克，浑身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酒气。

我拉他一把，他抬头看了看我，好像不认识，又迷糊过去。我用力拉，他好不容易站了起来，但两脚不稳，身体倾斜，随时都可能来个狗抢屎。我拍他的背，示意往前走，他走一步，就像蹒跚学步的孩子。我不断拍，他不断走，从那红色标语下走过时，我觉得无地自容。心想第一天就出洋相，将来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。

第二天开作家座谈会。B国大使及使馆重要官员全部出席，